

章與句

下冊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蔣祖怡著

世界書局印行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第四輯

章

與

句

下冊

蔣祖怡
蔣伯潛
合著

世界書局印行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章與句
(下冊)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發行人

出版者

蔣祖怡
李煜瀛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

自序

我在浙江省各中等學校——舊制四年的中學，五年的師範，新制前三年後三年的初高級中學——教授國文，已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一般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幾已成爲無可諱言的事實。四五年前，我曾爲浙江省教育廳典試中學畢業會考的國文四次，覺得中學畢業生的國文試卷，大有一屆不如一屆之勢。論者往往歸咎於學制的改革，把四年初小，三年高小的期限，縮短了一年。其實，小學縮短了一年，中學已延長了二年；雖然大學的三年預科被廢除了，但這於中學畢業生的程度，是沒有影響的。或謂從前的中學生大都是家塾出來的，現在的中學生完全是小學畢業的；家塾可以說是專讀國文的，而且由教師個別教授；小學的學科較繁，花樣較多，學生已不能專攻國文，而且用的是班級教學；這便是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這一說，頗有相當的理由，可是我們平心靜氣地想想：家塾裏讀死書的教學方法——只重背誦，不重講解，——比現代小學裏的教學法，優劣如何？家塾裏採用的教本——自千字文、百家姓以至四書五經——比現代的小學國語教科書，那一類適合於兒童的學習？即此二端，已足抵消上面所述的那種原因了！

我以為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中學本身六年內的國文教學，只重在教師的教，而不重在學生的學，只重在課內的受教，而不重在課外的自學。中等學校的國文授課時間，每週至多不過六七小時；去了二小時作文，只有四五小時了。講授選文，如果貪多求速，每週也可以講授三四篇。但這樣草率了事，囫圇吞棗，學生能完全了解嗎？能完全記誦嗎？不但食而不化，難期應用，怕囁都來不及囁下去哩！如果預習、試講、範講、復講、內容和形式的深究，以及默讀、朗讀、背誦、默寫，要樣樣都做到，一週四五小時，怕只能選授一兩篇文章。一學年不過四十多週，六年工夫只讀了二百五十篇到五百篇文章，國文當然不會有長足的進步了。何況大部分學生在教室裏聽講，和坐茶店聽說書一般，有興趣時，眉飛色舞，沒興趣時，便昏昏入睡；下了課，把講義一丟，等到考試時再來臨渴掘井呢！——所以我認為要提高中學生的國文程度，非提倡他們自學不可！非輔導他們自學不可！非養成他們課外閱讀的能力興趣和習慣不可！

可是適宜於中學生課外閱讀的讀物，實在難找。他們得不到適當的讀物，而自由閱讀的興趣又非常強烈，於是大多數學生盡量地閱讀他們自認為有興趣的小說，無論是武俠、神怪、戀愛、偵探等等，無所不閱。結果是無往不迷。雖然看小說於國文也不無小補，但終是所得不償所失。學校當局，或聽其自然，或竭力禁止。禁止固然無效，聽其自然也不是辦法。現在各初中差不多以文心、愛的教育、文章講話、文章作法、詞和句

等，爲學生的課外讀物。可是這一冊，那一冊，各自獨立，並不是按照中學生程度，由淺入深，整套編成的；就各書的形式和內容看，也分不出牠們的深淺。所以甲校定文心爲一年級的讀物，乙校定文心爲二年級的讀物，丙校又定文心爲三年級的讀物，把牠看成萬應靈膏，什麼人什麼病都可貼的了。至於高中，尤其沒有辦法；許多教師只得將孟子、史記、戰國策、通鑑紀事本末，提起筆來，隨便替學生開一張書單子。

「我們得替中學程度的青年編一套適於自學的有系統的課外讀物！」這是近十年來我和朋友們常說的話。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也曾發此弘願，可是除出了一冊民族文選之外，沒聽說編成什麼書。我雖有此計劃，因爲靠教書過活，工作實在太忙了，時間精力都無暇及此。二十七年春，富陽淪陷，避地來滬，斗室蠶處，忽忽兩年。每和海上故人，浙東舊友，偶然談及，都說我左足既廢，杜門避難，大可趁此閒暇，了彼宿願。去年爲腦病所苦，瀕危者屢，不能執筆。今歲任教大夏大學，乃於課暇奮力工作。至於材料之蒐集，意匠之經營，文字之推敲，則兒子祖怡臂助尤力。陸先生高誼適主世界書局，許爲印行，期以年半，完成全書。不但可以了我十年來的心願，可以藉此硯田筆耕，易米以度難民生活，也可以在我避難上海的一段生活史上，留一個紀念。至於疏漏紕繆之處，還望中等教育界同人，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蔣伯潛序於滬西寓廬。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供初高級中學學生國文課外閱讀及一般程度相當之青年自修國文之用；定名為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二、本叢書分一二兩輯：第一輯六冊，供初中三學年用；第二輯六冊，供高中三學年用。各按學生程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三、本叢書第一輯共分三組，各自成一圓周：第一二兩冊為一組，以字與詞為中心；第三四兩冊為一組，以章句構造為中心；第五六兩冊為一組，以文體及作風為中心。舉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冶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為宗旨。

四、本叢書第二輯，每冊自成起訖，第一冊為「駢文與散文」，第二冊為「小說與戲劇」，第三冊為「詩」，第四冊為「詞曲」，第五冊為「諸子」，第六冊為「經」。以文學、子學、經學為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為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但仍顧到讀者的興趣。

五、本叢書可分可合，如按程度，自始至終，閱完一二兩輯，固可窺其全豹，得中學國文全部知識之概要；即選

讀第一輯之任何一組，或第二輯之任何一冊，亦能各有所得，恰如其分。

六、編者本二十餘年教授中學國文之實際經驗，著述此書，深望各中學教師暨社會人士於試用之後，予以指正，不勝企盼！

章與句

下冊目錄

第一章	重來	一
第二章	怎樣寫成一個好的開端	一二
第三章	怎樣寫成一個好的結尾	二三
第四章	動作與對話	三四
第五章	字的藝術	四五
第六章	文章構造	五五
第七章	題材的覓取	六五
第八章	清明風雨	七六
第九章	談詩（一）	八七

第十章	談詩(二)	九八
第十一章	情感與性靈	一〇九
第十二章	記述和描寫	一二一
第十三章	思想與想像	一三二
第十四章	話舊	一四三
第十五章	文章的動態和靜境	一五四
第十六章	翻譯・批評・及其他	一六六
第十七章	關於小品文	一七七
第十八章	怎樣寫成一篇好的論文	一八九
第十九章	作文實習	一九九
第二十章	離情	二二一

第一章 重來

雖然是春天了，但是天氣却依舊是寒冷的。天空中佈滿着陰霾，像要下雪的樣子。北風吹得很緊，將黃海上的冷空氣帶到上海來，人們心裏也覺着有些陰沈，臉上總呈現出忍耐不去的神情，——上海，是沒有春天的。

街頭偶然出現幾個穿着布袋的人，却被巡捕趕到衙堂裏去了，於是街頭依然是紅紅綠綠觸目的霓虹燈，與風馳電掣般掠過的汽車。

「春天到了」這感覺雖然人們不會覺得，但是他們是知道的。有許多人被別人除夕的爆竹聲辭舊過來，才知道時光已有許多已在他們底手頭溜過了。也許會因此而覺到戀戀與惆悵，然而，也只不過是戀戀與惆悵而已。

在風雪的寒宵中，這繁華的都市裏會發生過不少的悲劇，但是悲劇的演出也不過給別人觀賞罷了，給別人嘆惜罷了。又有許多喜劇中的角色，正在忙着打算如何可以給別人讚美，使自己享樂罷！

大都會裏的形形色色，正如一面廣大的鏡子，裏面充滿着喜樂和悲哀的臉色，同時也現出了人類底

矛盾。現在，是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了，暗潮在這裏澎湃，它吞噬了不少脆弱的人，而另一般人却正是暗潮的播弄者。

雨開始下了。是很微細的雨，像失意人的淚，它輕輕地落到地上來，像空中張着一面很大的網，一直拖到地面。風將它吹橫了，潤濕了人們底衣襟。這也是一個夠使人悲慘的景象。春，到底在那裏呢？

那邊，上海的盡端，汽車排列着，數不清楚，街道上有剛從「火山」裏出來的人，悠揚的音樂和醉人的輾語還在耳際徘徊；有剛從「樂園」裏出來的人，摸摸自己已空了的口袋，走上汽車去。也有含着醉意的人們，東倒西歪地從酒吧間裏出來，他們忘掉了這時代，忘掉了祖國和他們自己了。——春天是他們的。

一九四〇年來到了，在許多人底心上，更深刻了一道新的創痕。

「這樣，你太累了，整天整晚的寫着……」一個年輕少婦的聲音。

這聲音是從一家二層樓的前樓裏傳出來的。這屋子並不怎麼大，兩張鋪並擺着，再加靠窗的一張寫字檯和當中的一張方桌，也沒有多大的餘地了。壁上掛着一張小小的鉛筆畫像，是畫家林林的手筆，下面有李亦平自己題的話。雖然只有寥寥幾筆，整個李亦平的神態和面部特徵都已很顯明地映了出來。這畫像的旁邊，有一張不很大的單條，沒有裱過，是寫的杜夫退益夫斯基的話，也沒有署名。對面牆上只有一本

日曆和下面淡淡地幾筆孩子們的塗鴉。窗上只有一塊簾幕，非常簡陋，也許是一個被單改造的。窗外有一小片空地，有一枝已枯的垂楊，直迎到窗口。屋子裏一切都還整齊，只有寫字檯邊的一個書架子，上面零亂地放了許多書，一直堆到地上，在它上面蓋了一層薄薄的灰塵。二張藤椅，一張的椅背靠着門口，一進門便可以看到椅背上「宏文中學」四個大字。

李亦平正坐在這椅上低着頭急急地寫。一個年紀七八歲的孩子，穿了一件厚厚的棉袍，已從床上爬下來。頭髮掛在額角上，圓圓而黃黃的臉，兩隻大腿，很有些威武的樣子，他在研究自己褲子上的一個補綴的創痕。

另外，一個年輕的婦人在掃地，穿着一件深藍色的長袍，頭髮留得長長的，橢圓的臉色，乍看去還很年輕的樣子，她一面掃地，一面回過頭來和她底丈夫李亦平在說話。

她放下了掃帚，走近了亦平，拍拍他底肩，低低地，婉轉地：

「好了！歇歇罷！學校裏快上課了，這幾天也得歇歇了。第二期文藝月刊還差多少稿子？」

李亦平放了筆，回頭過來，握住她底手，看看牆上的日曆，有些感慨地：

「忙了半年啦！三十三歲了……」

「別苦惱，我們能生活得這樣舒服已經是幸福了。在鄉下，你不是住過兩個月嗎？天天受驚嚇，現在正是在天堂了，你也得留心自己底身體呢？」

李亦平站了起來，用手翻翻桌子上的稿子，「第二期已差不多了，下午還得到書店裏去領編輯費和稿費呢！」他向前走了幾步，摸了那小孩子底頭髮：「鐵兒，上海好不好？」

鐵兒撲到他爸爸的身上來，說：「上海好，有汽車，鄉下沒有的呀！」

「你聽，剛到上海沒有十天的孩子，就知道仰慕物質文明了。」那女人笑着說。

「這才叫做『人心不古』哩！」亦平伸了一個呵欠說。

「宏文裏你預備怎麼樣？」

「他們希望我仍舊教兩班，但是我那裏有這許多時間，又要寫稿子，又要編文藝月刊，自己又得顧到生活問題，我看還是答應一班罷，還有一班想叫趙鳴之去兼去，你看怎麼樣？」亦平望了他妻底臉苦笑。

近幾天來，他親自到蘇州鄉下去將家眷接了出來，但是上海的生活指數又高漲得可怕，寒假裏，爲了這樁事他曾躊躇過好幾夜，終於他鼓起勇氣，回家去走了一趟。

故鄉的春天，只是冷酷和寂寞，在蘇州東南的一個小鎮上，他們一家又重聚了，在鎗聲裏，在吶喊聲裏，

他們含着淚見了面，孩子更長大了些，他也知道羨慕別人讀書了。「廬舍依舊，景物全非」，李亦平深深地感到一種窒息。因此他決定將「家」遷移到上海來。

他看了看妻韋玉的臉，已不如從前那麼豐滿了。額上也些微露出了幾條皺紋，暫別雖然只有半年，而憂苦與哀感摧殘了她，她在愁苦中增加了不少病態。

他眼前浮出一幕可怖的印象——猙獰的臉，尖酸的笑聲，火車悲哀地狂呼，他們離開了久居的故土，像斷梗的蓬花一樣，飄泊到異鄉去。

「爸爸，我們什麼時候再回來呢？」

一句孩子們通常說的話，但是在亦平心裏卻像一枚尖尖的針，使他感到疼痛。一直到現在。

都市裏的生活是可以咒詛的，兩個不同的社會，形成對峙的局面，整天在怒濤在澎湃，他們已走入這生活的旋渦裏了。這半年，亦平在私立文學院裏兼了兩個學程，是「詞史」和「曲論」，這兩種科目他很有研究，雖然只有幾個鐘點，但是生活上已可以比較寬裕一些了。他又替人間書店在編一些文藝理論書和文藝月刊每月也可以得到一些錢。宏文中學裏的功課，爲了興趣，他想仍舊繼續下去。

像一隻載重的駱駝，每日孜孜地在人生的路上走去，沒有休息，拿生命來當作自己的糧食。

「亦平，我也想去，找一個書記或家庭教師做，也可以幫幫你底忙。你實在太煩重了，我怕這樣會損害你的身體。」韋玉走到方桌面前，鐵兒來攙住她底手。

「這，在我已是樂意了，能夠和你們同在一起，雖然物質的供養是困苦的，但精神方面卻可以安慰了。你還是以前的小姐脾氣，上海，找事情並不像你理想那麼容易，同時，你受不了許多氣，還是在家教教鐵兒罷！」

「爸爸，我也要上學校去。」

亦平看了韋玉的臉沒有說什麼，半晌，拉拉鐵兒底手：「這半年，還是叫媽媽教你罷，暑假以後再上學去，好不好？」

「但是我頂好有一枝自來水筆。」鐵兒鼓着嘴說，引得亦平和韋玉都笑了起來。

桌上的小鐘已指到十點了，韋玉走出房子準備做中飯去。鐵兒伏在桌子旁邊做算術，鉛筆含在嘴裏。亦平又伏在桌上開始工作了。白的紙上現出一個一個的字來，他寫得很快，同時烟也吸得更多了。

外邊偶然吹來了一陣微風，帶進幾絲雨片來，灑在亦平的臉上，他似乎不曾覺到，仍低着頭在疾書，窗上是陰沈的天色，屋子裏也因此更黑暗了。這裏很寂靜，鋼筆在紙上寫字的聲音，颼颼地，有時也可以聽到。

門口出現了一個孩子的臉，是瘦長的臉，穿着藍布長衫，他走了進來，高興地叫了一聲，「李老師！」亦平擡起頭來，笑容在他臉上浮現了，他向來的孩子點頭，伸出手來叫他坐在旁邊椅子上。

「章明！怎麼會給你找到的？我記得還沒有通知你呢？」

他叫鐵兒過來，向章明招呼一下：「鐵兒，這是章先生。」

章明拉過鐵兒，向他端詳了一會，「別客氣，咱們是弟兄，我叫章明，以後叫我明哥哥罷！」他高興地向亦平：「李先生，這是世兄？」

亦平點點頭。

「我剛到宏文裏去過，從前的校役張毛，他曾送過桌子、椅子到這裏來，這裏的地址是他告訴我的。我一找就找到啦。」章明還有些孩子氣。

「你學費已經交了沒有？」

「謝謝李老師，我現在住在祖平的家裏，替祖平的爸爸的朋友抄些東西，他答應每年除供給給我膳宿以外，還給我四十塊錢。如果拿到了，我一定先還你。」章明高興地說。

「不，我本來誠心預備給你交學費的，那邊的錢，你自己可以零用，不必還我了。」李亦平誠懇懇地